

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五

晉陵蔣仲舒編

唐

張說

字道濟母夢玉燕飛入懷已而孕說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之士應制者白萬人則天御雒陽城南門親自臨試說對為天下第一則天以近古已來未有甲科乃屈為第三等玄宗即位以佩刀獻策誅太平公未召為中書令封燕國公

張說初謫岳州常鬱鬱不樂時宰相以說機辯才畧互相排擯蘇頲方大用說與其父瓌善因為

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貽題誠其使當候忌日
近暮送之使者近暮至弔客多題先公僚舊題
覽詩至凄涼丞相府餘慶在玄成嗚咽流涕翌
日言於上因降璽書勞問遷荊州長史由是陸
象先章嗣立張庭珪賈曾皆以謹遜歲久因加

甄叙題以父之執友事之甚謹開元中說為宰相有人惠說一

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秘而寶之又有一石綠鏡臺得自明川道士玄宗聞其有異取以精煇十車燒之

不雙
乃已

張說二子均均並有文名均尚明皇公主帝特深
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嘗賜珍玩不
可勝數時均亦供奉翰林院均常以所賜示均
均戲謂均曰此婦翁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也
張說最裏愛均岳州別均云離筵非讌喜別酒正
消魂念汝猶童孺嗟予隔遠藩津亭拔心草江
路斷腸猿他日將何見愁來獨倚門

安祿山僭號張均為偽中書令肅宗以說有舊勲
詔免死流合浦嶺外作云瘴江西去火為山炎
徼南窮鬼作關從此更投人境外生涯應在有

無間

張燕公女嫁盧氏嘗為舅求官侯父朝下而問焉
燕公初無言但指搯牀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
告其夫曰舅得唐事矣

蘇頲

字廷碩父環武后朝拜相封許國公玄宗
宗朝頲亦拜相襲封許世稱小許公與

張燕公稱望畧等號燕許大手筆題有二
錦紋花石鏤為筆架置於硯席間
兩印澤出如汗
兩題每以此為兩候

蘇頲年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頲方誦庾信枯樹
賦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
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歎
異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

庾信賦昔年移柳依
依漢南今看搖落悽

槍江潭樹猶如此
此人何以堪

蘇瓌初未知頲常處頲于馬廐中與傭僕雜作一

日有客詣瓌候于廳所題擁篲趨廷遺陸文書
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曰指頭十挺
墨耳朵兩張匙客心異之而瓌出與客淹留客
笑語之余因詠其詩并言形貌問何人非足下
宗族庶孽耶若加禮收舉必蘇氏令子也瓌自
是稍稍親之適有人獻瓌兔懸於廊廡間瓌乃
召題詠之立呈詩曰兔子死闌殫持來掛竹竿
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瓌大驚竒驟加禮敬

有京兆尹訪蘇瓌既去瓌令題詠尹字乃曰丑雖

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唐時有甘

仙客友善因以姓相解洽曰王計爾應姓田為

你到極極抽却你西邊仙客應聲曰甘計你應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之子進見時皆同年帝

謂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者為言之題應

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之子奏曰斷朝

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帝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長安盛春遊園林日無間地蘇頲應制詩云飛埃
結紅霧遊蓋翻青雲玄宗覽之嘉賞遂以御花
插頲巾上時人榮之

蘇頲與李乂對掌文詔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
諸學士翫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

畫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使撤去

明皇嘗問蘇

草書誰可壞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為文甚速
可備使令然性嗜酒幸免沉醉足以了事令召
至則酒未解猶嘔殿下命中貴人扶出御榻前
明皇親舉衾覆之既醒授筆立就明皇無背曰

知子莫若父。東明觀道士周彥雲欲為其師。立碑謂陳曰：成其志，不過煩相君。諸子五，即文六。即書七，即致石。陳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五，即題也。

蘇晉題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綉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李邕

字泰和，北海太守。以文名天下，時號翰林六絕。其書皆自刻石，所言黃鶴山伏靈芝，假託耳。初為左拾遺，言事甚力，或謂其造次。邕曰：不類不狂，其名不章，後為李

林甫

諧死

崔顥有文無行娶妻擇美不愜卽去之者三四初
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首獻王家少婦詩
云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憐年最小復倚
嬌為卽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長開來開百草
度日不成粧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徐安貞始名楚壁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中為中
書舍人帝屬文多令視草天寶後以林甫故避
罪衡山為東林寺擬蔬行者詐為喑啞數年後

值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梁徐行者跨過
掌事怒以杖連擊其背徐乃畫地曰某口雖不
言昔年曾學大書乞題數行諸僧皆服因遣盡
書之時李北海遊嶽觀其題處曰不知徐公在
此乃召至握手言曰朝列於公已息論矣遂解
其布褐易以簪裳因戲徐曰峴山思駐馬漢水
憶迴舟暮雨衣猶濕春風帆正開侍郎抑能記
否徐曰啞啞之時亦默詠之卽與同載北歸至

長沙謂守者曰：瀟湘逢故人，若幽谷之觀太陽，不然委頓巖穴矣。

張九齡

字子壽，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于庭，遂生公。時號文場元帥，少時養群

鶴與親知書，則繫足依教，往投謂之飛奴。里第側有古栢，嘗因狂風發其一根，解為器，具花紋甚奇，人以公之手筆冠世。目之曰文章樹，公父為韶州別駕，卒于任，遂居曲江，故天下皆以曲江公稱之。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

林甫嫉之，若讐會，將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

封九齡稱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請見
屢陳九齡頗懷誹詢于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
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
又為燕詩以貽林甫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
來豈知泥滓濺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
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
其必退恚怒稍解

李適之

字昌常
山王孫

天寶初李適之代牛仙客為左相朝退每邀賓客
談諧賦詩曾賦云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遇年
今將半百不樂更如何後為李林甫所譖罷適
之杜門無以自遣詠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
銜盃為問門前客金朝幾箇來林甫益譖之遂
累貶宜春太守復因御史過宜春恐之使藥自
殺

賀知章

字季真號四明狂客性好飲忽與
出黃膠數盆醫者謂飲酒之過

賀秘監顧著作一越人一吳人朝英慕其賤徒競
嘲之乃謂南金復生中土賀知章挫之曰釵鏤
銀盤盛蛤蜊鏡湖蓴菜亂如絲鄉曲近來佳此
味遮渠不道是胡兒顧况和曰釵鏤銀盤盛炒
蝦鏡湖蓴菜亂如麻漢兒女嫁吳兒婦吳兒盡
是漢兒爺

賀知章年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疾損上表乞為
道士以宅為千秋觀勅賜鏡湖二頃詔令供帳

東門百僚祖餞御製詩贈行云遺榮期入道辭
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環中得祕
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英悵別深又云
筵開百壺餞詔許二疎歸仙記題金錄朝章換
羽衣悄然承睿藻行路滿光輝

蕭穎士

字茂挺開元中舉進士補秘書正字
名播天下時號蕭夫子後客死汝南

廷旅門人謚文元先生性嚴酷異常有一
僕事之十餘年每加善楚鞅百餘不堪其
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
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

李林甫慕蕭頴士名欲拔用之乃召見時頴士寓
廣陵居母喪卽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
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縗麻惡之卽令斥去頴
士大怒乃為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
瓊質蒙本枝而自芘洎群林而非據專朝廷之
右地雖先寢之或薦豈和羹之正味李林甫不
識李以杖
杜為杖杜韋侍卽默不敢言及蕭作櫻桃賦以
以訊之時人語曰侍卽悲杖杜處士代櫻桃

鄒象先尉臨漁蕭頴士自京邑無成東歸以象先

同年生也作詩贈之來年蕭補正字象先寄詩
重述前事云六月度關雲三峯翫山翠爾時黃
綾屈別後青雲致蕭答云桂枝常共擢茅茨翼
同薦一命何阻修載馳各州縣壯圖悲歲月明
代耻貧賤回首無津梁祇令二毛變

蕭功曹文爽兼人而矜躁為甚嘗至倉曹李韶家
見欵硯頗良既退語同行者君識此硯乎蓋三
災石也同行不喻而問之曰字札不奇研一災

文辭不優研二災窓几狼籍研三災

穎士少志有人按紙

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裁錦因此文思大進
時李華文辭綿麗而乏宏殊之氣穎士健爽自
肆人謂華不及穎士華自疑過穎士者弔古戰
場文雜置梵書中他日與穎士之談士稱工
華問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
思便可及此華愕然而服

臧武仲名紇音切為瞎而世多呼為紇蕭穎士聞
人誤呼武仲名因曰汝紇字也不識後人遂誤
以為瞎字也不識

蕭穎士卒惟一子存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有功

曹文風惡裴延齡棄官歸廬山存子東從事邕
南以女妻柳浹字中庸韓文公少時受存之知
自袁州入為祭酒經廬山過其山居知諸子凋
謝唯二女在乃為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
無兒可保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烟

霞

穎士常容遊於陳留逆旅方食之次忽見老翁曰觀郎君狀貌有似一人不覺愴然蕭問

似何人老人曰郎君一似齊郵陽王王即蕭八代祖述驚問曰王即某八代祖因何識之老人注曰某姓左昔為郵陽書佐遭難入山修道遂得度世蕭欲異之問其年乃三百二十七年矣

王昌齡

字少伯江寧人開元中登第晚節不

令蒼頭拾敗葉自費溪壑
慕其名時有長說乞詩者

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
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賞
酒小飲有梨園伶官十數人會讌三詩人因避
席喂映擁爐火以觀俄有娥妓四輩尋續而至
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名部也
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甲

乙今可容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為
優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
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
在玉壺昌齡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彞又一伶謳
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
子雲居適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彞又一伶謳曰
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
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引手畫壁曰

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
皆巴人否俚詞耳陽春白雲之曲俗物豈敢近
哉因指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吾
詩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須臾次至雙鬟發
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
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卽擬歛
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
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噉昌齡等

因話其事諸伶競拜乞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
醉竟日

開元中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
便而舟人去貴識至此皆謁廟昌齡不能駐亦
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齋酒脯紙馬
獻於廟及草履致於夫人題詩云青驄一匹崑
崙牽奏上大王不取錢直為猛風波滾驟莫怪
昌齡不下船當市草履時兼市金錯刀一副貯

在履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將往昌齡至前
程求錯刀方知其誤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可
長三尺躍入昌齡舟中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得
金錯刀宛是誤送廟中者

祖咏

洛陽人張說引
為駕部員外郎

祖詠應試賦終南望餘雪題云終南陰嶺秀積雪
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纔得四句即
納於有司或詰之詠曰意盡

開元中進士唱第尚書省落第者至省門散去祖
詠吟曰落去他兩兩三三戴帽子日暮祖侯吟
一聲長安竹栢皆枯死

崔署

宋州人

崔署應進士舉作明堂火珠詩續帖曰夜來雙月
滿署後一星孤當時以為警句及來年署卒唯
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識

陶峴

開元未製三舟一自載二賓客三飲饌
與孟彦深孟雲卿焦遜人置僕妻女樂

一部於舟中奏清高曲
吳越之士號為水仙

陶峴好泛遊江湖後省親南海獲崑崙奴名摩訶
善泗水至西塞山下泊舟吉祥佛寺見江水深
黑謂必有怪物投劔命摩訶下取火之支體燦
裂浮於水上峴流涕迴棹賦詩自叙不復遊江
湖矣詩云匡廬舊業是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
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楓葉
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酒

旗歌
正相迎

堯山堂外紀卷之二十六

晉陵蔣仲舒編

唐

王維

字摩詰善琵琶岐王使為伶人引至公

主第獨奏新曲號鬱輪袍因獻懷中詩
主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常謂古人佳作
乃子為之手因命更衣升之客右召試官
至第遣官婢傳教作解頭登第後官尚書
右丞王昌齡嘗稱王維詩天子杜前詩案
相弟縉字夏卿讀書嵩山有四叟携榼相
訪自稱木巢南林大節孫文蔚石媚虬高
談劇飲既醉俱化為猿升木而去作相日
好與人撰碑誌有送潤毫者誤叩右丞門

右丞曰大作
家在那邊

王維年十七時九日憶山東弟兄云獨在異鄉為
思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
茱萸少一人王縉亦有九日詩云莫將邊地比
京都八月嚴霜草已枯今日登高樽酒裏不知
能有菊花無

王摩詰善畫破墨山水嘗自制詩曰當代謬詞客
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習偶被時人知

東坡云
維詩中

有盡畫
中有詩

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有賣餅妻織白明媚王
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求之寵愛逾等歲餘因
問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因呼使見之其
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坐客十餘人
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維先成云莫
以今時寵難忘異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
言坐客無敢繼者王乃歸餅師以終其志

苑舍人咸能書梵字兼達梵音曲盡其妙王摩詰
戲爲之贈詩曰名儒待制滿公車才子爲郎典
石渠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楚詞
共許勝揚馬梵字何人辯魯魚故舊相望在三
事願君莫壓承明廬舍人謂王當代詩匠又精
禪理輒走筆以酬且久未遷因而嘲及詩曰蓮
花梵字本從天華省僊郎早悟禪三點成伊猶
有想一觀如幻自忘筌爲文已變當時體入用

還推間氣賢。應同羅漢無名歎。故作馮唐老歲
年。摩詰得詩謂其為已解朝。復戲贈曰。何幸舍
香奉至尊。多慚未報主人恩。草木豈能酬雨露。

榮枯安敢問。乾坤僊郎有意憐。同舍丞相無私
斷掃門。楊子解朝徒自遣。馮唐已老復何論。

王

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縉為妾造寶應寺
宏麗無比寺中什梵天女悉韓幹為齊公妓小
小等寫
真也

王摩詰聞裴秀才迪吟詩因戲贈云猿吟一何苦。

愁朝復悲夕莫作巫峽聲腸斷秋江客

摩詰得宋之問

藍田別墅在輞口日與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
雅好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帚掃治專使兩
僮縛帚有時不給坐用需門
四老石燈滅則石中鑽火

安祿山陷京師王維等為賊所執維吞藥佯瘖祿

山愛其才逼至洛陽供舊職一日逆黨大會疑

碧池以梨園弟子奏樂樂工雷海清擲樂器西

向大慟賊支解於試馬殿維時拘於菩提寺裴

迪來相看說其事維痛悼賦詩曰萬戶傷心生

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落葉深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詩後聞于行在賊。平凡汗賊者以五等定罪。維以此詩獨免。

王維自賊中歸上表自陳請死。肅宗憐之下遷太子中允。維以詩簡新除諸公曰。忽蒙漢詔還冠冕。始覺殷王解網羅。日比皇明猶自暗。天齊聖壽未云多。花迎喜氣皆知笑。鳥識歡心亦解歌。聞道百城新佩印。還來雙闕共鳴珂。

孟浩

字浩然襄陽人以字行性愛梅嘗乘驢踏雪尋之世謂浩然眉毛盡落裝祐袖

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皆苦吟之驗也王維嘗過郢州畫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不可斥其名更曰孟亭

孟浩然極爲王右丞所知一日王待詔金鑿召浩然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床下王不敢隱因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令誦所作乃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

除承懷愁不寐。松月夜窻虛。上聞之撫然曰。卿不求朕。朕豈棄卿。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

陽城。因放歸南山。

韓朝宗為山南採訪使。謂孟浩然深閑詩律。因入奏。扶與

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劇飲。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違恤其他。遂畢飲不赴。

孟浩然閑遊秘省。秋月新霽。諸英畢集。相與賦詩。次當浩然。浩然即援筆書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以之閣筆。不復為綴。

孟浩然曾謁華山李相不遇因畱一絕曰老夫三
日門前立。朱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內。
譬如閒看華山來。

孟浩然一日周旋竹間喜色可掬又見網師得魚
尤甚喜躍友人問之荅云吾適得句中有魚竹
二物不知竹有幾節魚有幾鱗疑致踈謬今見
二物乃釋然矣

李白

字太白。母夢長庚星而生。故名。居蜀青
蓮。卿世補青蓮居士。

李太白微時募縣小吏入令卧内嘗驅牛經堂下
令妻怒將加詰責太白亟以詩謝云素面倚欄
鈎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得問牽牛令驚
異不問稍親招引侍研席令一日賦山火詩云
野火燒山去人歸火不歸思軋不屬太白從傍
綴其下句云焰隨紅日去烟逐暮雲飛令慙止
頃之從令觀漲有女子溺死江上令復苦吟太
白輒應聲繼之令詩云二八誰家女漂來倚岸

蘆鳥窺眉上翠魚弄口銜珠太白繼云綠鬢隨
波散紅顏逐浪無因何逢五伯應是想秋胡令

滋不悅太白恐素去隱居大匡山

白與孔巢父
韓準裴政張

叔明陶污同隱每日
沉飲號竹溪六逸

潼江趙徵君蕤任俠有氣善爲縱橫學著書號長
短經太白從學歲餘去遊成都賦春感詩云茫
茫南與北道直事難諧榆莢錢生樹楊花玉糝
銜塵紫遊子面蝶弄美人釵却憶青山上雲門

掩竹齋蘇頲爲益州長史見而奇之曰是子天

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白於路中投刺頲

待以布衣之禮

白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繁於齒牙之下時人號曰春

李白梨花之論

從弟令問常醉目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鐵練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也

開元中李白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鰲客

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釣

線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爲

絲明月爲鈎又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

丈夫為餌時相悚然

一說張祐嘗揚李紳自稱釣巨鱉客李盛怒因詰之

曰以何為竿曰以虹為竿問以何為鈎曰以月為鈎又問以何為餌曰以短李相為餌疑即一

事而誤傳者

貴俠張姓者從李太白遊舉網太湖得一魚頭上

朱書云九登龍門天三飲太湖水必竟不成龍

見殺張公子李太白云酌醴餽神魚千金買一

醉遂命餽之

李白初自蜀到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見之請觀所

爲文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謂曰公非人間人豈
太白星精邪於是解金貂換酒醉歸及見烏夜
啼曰此詩可啼鬼神也詞曰黃雲城邊烏欲棲
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
隔窻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天寶中白供奉翰林禁中初置木芍藥植興慶池
東沉香亭會花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
從遊梨園中弟子得樂十六色李龜年手捧檀

板押衆樂前上白賞名花對妃子馬用舊詞命
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詞三章其
一云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
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云一枝濃
艷露疑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倚新妝其三云名花傾國兩相歡常
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
闌干上命梨園弟子畧約詞撫絲竹龜年歌之

真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領歌
詞上因調玉笛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

媚之自是顧李翰林異諸學士

白嘗便殿撰詔
詰時十月大寒

筆凍莫能書字帝勅宮嬪十人侍白
左右各執牙筆呵之取而書詔

李白常醉令高力士脫靴力士深憾之譖於貴妃

帝常三欲命白官卒爲官中所捍而止白乃放

鷲不自修與賀知章等八人爲酒中八僊帝賜

金放還白詠鸚鵡以自況云落羽辭金殿孤鳴

叱繡衣能言終自棄還向隴山飛

李白既被斥棄乃浪迹江湖時侍御史崔宗之謫
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夜月乘舟自采石達
金陵着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嘯傲傷若無
人贈白詩云我是瀟湘放逐臣君辭明主漢江
濱天外常求李白老金陵捉得酒仙人白和云
嚴陵不從萬乘遊歸臥空山釣北流自是客星
辭帝座元非太白醉揚州

崔顥題黃鶴樓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
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
歷歷漢陽樹春草淒淒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
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李白過武昌見此詩嘆服
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云鳳凰臺上鳳
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
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
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其後一

禪僧用此事作偈云一拳槌碎黃鶴樓一脚踢
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李白遊丹陽湖酷愛其景乃張帆載酒縱意往來
有詩云湖與元氣連風波浩乃止天外賈客歸
雲間片帆起

李白被謫時一日乘醉騎驢入華陰縣縣令呵止
之問其狀白索筆供云曾使龍巾拭唾御手調
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尚容走馬華

陰縣事小許騎驢令大驚謝罪

李白嘗至湖州司馬問白何人白以詩答曰青蓮

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四十春湖州司馬如相

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白居易蜀青蓮鄉故號青蓮居士

池州有九子山高數千丈上有九峰如蓮花李白

改爲九華山與高霽韋權聯句白曰妙有分二

氣靈山開九華霽曰層標過遲日半壁明朝霞

權曰積雪曜陰壑飛流韻陽厓白曰青焚玉樹

色縹緲羽人家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處最高呼吸之氣想通
帝坐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爾

天寶末太白坐永王璘事繫潯陽獄朝命崔渙鞠
問獄中上詩曰邯鄲四十萬同日陷長平能回

造化筆或冀一人生得減死流夜郎

太白客并州日識汾

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謂哥舒翰曰此壯士目
先如火照人十年當擁旂旌屢脫其刑責翰因
署為牙門將因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
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

乾元中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
宰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方夜水月如練清光
可擬張公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
而枉踐佳景寂寞無聞夫子可爲我標以嘉名
白因舉酒酌水號之曰郎官湖

蘄州黃梅縣峯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迹所
罕到太白嘗題其上云夜宿峯頂寺舉手捫星
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後曾阜爲令時因
事登其上見梁間

一榜塵暗粉落拂滌視之乃謫
仙詩世傳楊大年初時詩非也

李太白菩薩蠻詞曰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
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玉梯空佇

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又憶

秦娥詞曰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
年柳色灞陵傷別 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

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宋人選
填辭曰

草堂詩餘其曰草堂者太白詩名草堂集見鄭
樵書目太白本蜀人而草堂在蜀懷故國之意

也曰詩餘者二詞為詩之
餘而百代辭曲之祖也

李白晚度牛渚磯至姑孰愛謝家青山欲終焉及
卒遂葬山麓其後有李赤者作姑孰十詠自比

太白故自號曰李赤即為廁鬼所惑死於廁世傳

大白過采石酒狂捉月竊意常時棄殞於此有
容書一絕云采石江邊一盃土李白詩名耀千
古來的去的寫兩行
魯般門前掉大斧

杜甫字子美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
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妝飾大曆

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
來陽遊嶽祠大水處至涉旬不得食縣令

具舟迎還饋之牛炙白酒甫大醉一
夕卒或云為奔濟折源莫可踪跡

杜甫十餘歲夢人令採文于康水覺而問人此水
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綦冠童子告曰汝本
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為唐世文章雲誥已降
可於豆壠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
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
天福後因佩入蔥市歸而飛火入室有聲曰避
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

杜甫寓蜀蠶熟每與妻子躬行乞曰如或相憫惠
我一絲兩絲自京赴奉先詩曰老妻既異縣十
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
咷幼子饑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猶嗚咽所愧
爲人父無食致夭折。

嚴武鎮成都奏杜甫爲參謀甫於浣花里種竹植
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叟野老相狎蕩都
無拘檢武過之有時不冠武每於飲筵騁其筆

杜甫乘醉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恚目甫
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將虎鬚合座皆笑以彌
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謀歡何至於祖考矣房
太尉瑄亦微有所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賢良
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李太白爲蜀道難乃爲房
杜危之也畧曰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門萬
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
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

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

嗟。

瑄少時曾至涪渚上捏沙成睡。嵇康甚有標態見者多愛之。

杜子美戲作俳諧體遣悶云異俗吁可恠斯人難
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難爲態。新
知己暗踈。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開渠。又西歷青
羌坂。南畱白帝城。於菟侵客恨。拒枚作人情。瓦
卜傳神語。畬田費火聲。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
生。太白嘗戲贈子美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

笠子日卓午。爲問因何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
苦。或云白以甫齷齪故有飯山之誚。

子美善鄭廣文。嘗以花卿及姜楚公畫鷹歌示鄭
鄭曰。足下此詩。可以療疾。他日鄭妻病。杜曰爾
但言子璋觸體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如不
瘥。即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未
間更有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獅子花。如
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爲矣。

有病瘡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云何曰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瘡猶故也

子美曰更誦吾詩云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持擲

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俗言避瘡鬼必伏幽隙之地不然必畫易

容貌故子美詩三年猶瘡疾一鼠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屢鮮粧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

隨使拜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
父加斤削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斫斷其

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

廖叔好滑稽裴說嘗

經杜工部墓以詩示之其句云擬鑿孤墳破重
敦大雅生疑覽而笑曰吾謂足下為詩人不料
君是劫墓賊耳說甚慚夔峽道中有少陵詩一
首以天字為韻榜之梁間有一監司過而見之
輒和韻大書其側後有人朝之云想君吟詠揮
毫且四顧無人瞻似天過者無不笑之宋乾道
間林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
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
陵可殺有俗子在隣壁聞之適告人曰有一莊
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
殺者為誰曰杜少陵也
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六